

滬濱半月刊

十年國中 會學同大輔平留屬松蘇江

五三二華

日月十民

期六第

滬仁北
濱大平
社學輔

目錄

閒話——出版界

一番白白的教訓

理髮

母親的忌日

遺囑

擬當陽長坂曲

讀書雜記——四書的真偽

且

懋元

多獸

啼雲

帆影

彈冰

南史

閒話——出版界

三四年來的出版界，倘有人做個統計起來，大約當有下面的一個百分比吧！

種類 百分比約數

關於新興文學的 四十

關於社會經濟的 三十

關於三民主義和黨的方面 二十

其他 二十

再一考其內容：第一項新興文學（普羅文學）翻譯和創作約各作半數，創作者仍以翻譯為典型，翻譯方面，原著者十之七八為俄國作家，什麼甫，什麼斯基，可一望而知為俄國貨。其餘俄國以外的作家，也大都是崇拜或宣傳蘇俄文學，主張無產階級革命的人物；從可知所謂新興文學者，竟係純粹的蘇俄文學！

第二項：關於社會經濟的，大多數是翻

譯的，內容方面十之八九是介紹唯物史觀的，純粹的馬克斯社會主義的社會或經濟思想；著者方面，自然還是俄國人佔多數，因此第二項也是俄國貨為主。

第三項：關於三民主義和其他黨的方面的：色彩鮮明，無說明的必要。

第四項：其他，包有其他（除新興文學外）文學作品，和一切科學國學書籍，內容複雜，亦無從加以說明；好在只有百分之二十，無關大體！

這樣一來，我國近三四年的出版界，竟給俄國貨或用俄國原料的，佔去了百分之七十左右！

在國內出版界這種現象之下，我們要有下面的四點注意：

(1) 這許多的俄國出品，都是最近十餘年內產生的，都是蘇俄共產革命後的俄國貨！

(2) 俄國在歐戰前，在革命前，處歐美文化之邦中，算比較低下而落後的國家；國內文盲的百分比也很大。各種科學，文藝，和思想方面，也很少有列名於世界學者林中的，除托爾斯泰的文學，克魯包特金的互助主義等外，可算是寥寥若晨星了！

(3) 馬克斯的學說，在過去三四十年中，早為歐美學者唾棄，視為偏激論調，而無

人再去研究。直到蘇俄革命後，列寧信徒，始視若金科玉律的重新捧起來！但也只在蘇俄和崇拜蘇俄主義的人的心目中；除此外，歐美學者，仍仍只認爲在人類思想史上有佔一百地位的一種成績品而已！

(一) 唯物史觀，原是馬克思主義的立點。歐美學者的唯靈馬克思主義，正因唯物史觀的不能支配人類生活的全部——人類的精神生活，有非一元的唯物論所能解釋的。思想界這種反唯物論的趨勢，實爲近三十年來很顯明的事實，爲研究現代歐洲哲學大勢者，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我們注意到這幾點事實之後，對於國內出版界的這種怪現象，不能不生一點懷疑和感想：

(一) 文學在藝術方面的價值，本沒有空間性，沒有時代性，至論學說思想方面，那更不必論了。(這點雖還有商酌的餘地，但現在姑暫認作一個已成立的文藝價值論吧！) 我們不能說共產革命後的蘇俄，產不出有文藝價值的文學作家，也不能說從前文化落後的俄國不能產生有價值的文藝作品！但我們也不能說其他各國在最近的十幾年內，找不出有價值的文藝作品或文學家，更不能說除了新興文學外，現時代的世界和中國，都沒有別的文學可研究，可奉爲典型的了！這

樣說來，爲什麼國內出版界文藝界只有新興文藝的出品，只有俄國作家的翻譯？似乎文學非普羅化，不能成文藝，作家非蘇俄的不能算作家的！倘是蘇俄的，則無論誰，都有一卷龍門，身置十倍之勢了！這是國人受了愛好新奇的驅使嗎？還是其局方面，譯述者受了別的驅使？(藍布)——含有別的作用？(宣傳)——況且誰都知道文藝也如其他一切藝術的成就，都要下死功夫，都要在政治社會的安定狀態中，國民的精神和物質生活也都比較的安定後，才能培植滋養成不朽的作家和作品，蘇俄這十幾年內之革命恐怖時代，那我們可根本的決定不能產生這許多有世界性的作家和作品的了！

至於文學的普羅化本也是正當的一種文學，我們不能說普羅文學不能有文學的價值。但現在國內所謂新興文學的普羅化，其內容不免有引起階級戰爭的作用，仍是別有作用的宣傳品而已！

(二)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經濟學，社會學，在研究哲學史，思想史，或社會主義史，經濟學史……的學者或學校的科目上，也是不可少的一種智識和科目，但倘視現代的哲學，或社會主義者，除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經濟，社會學說，便沒有其他足以研究的了，那就顯然係一種別有作用的態度了！原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經濟社會學，本係共產主義的寶庫，蘇俄的共產，本是馬克

斯的好派子孫。共產主義，在國內不能公開的宣傳，帶了研究學術或文藝的而其便可公開的宣傳了！最可笑的，崇拜或宣傳馬克思主義，著名的共產主義，因而連馬克思的，連他孫子列寧的書信和筆記，也都一一給他翻譯出來了！大有連他們的一屁也香的氣概了！真可恥！真可笑！

至於翻譯者譯述俄國的作家，大概也非直接從俄文中譯來，大概還是從日本文或英文間接翻出來的；那於思想方面，文學方面的價值，自然要遜了！倘這許多蘇俄的國貨，沒有其他作用，那有何苦來！

閒話，閒話，賭七賭八的亂說了一陣，怕要得罪了許多人吧！罪我諒我，我也管不得許多了！

一番白白地教訓

Gaston Guillot

懋元譯

高中學生老伴，在書桌上剛做完功課之後，很發怒的把桌上的東西都擲在地上。書本，簿子，鋼筆，墨水瓶，都很響地在地板上混着。

他的父親，羅爾爾定先生，在門欄上發現出來了。在他法官式的面容上，表現着一種很驚訝的神情。

——「噫！什麼着？這是什麼解釋？他用法庭上的莊嚴的口氣說着。」

——這因爲那道阿先生是一隻笨驢，一

個「大白」，一只紙籠，一個只配吹笛，不配教算學的「蔡三」！

「謝謝爾定先生禁不住的微笑了一下，他很快的扳起面孔；因為他是不輕易喜歡笑的。」

——老伴你使我生氣；你不但自己不抑止你的脾氣，——這是有靈動物所不應該有的舉動！——並且還罵罵一位很好的先生，因為我們知道的，他是出奇的；並且一個學生批評他的先生是一個不能寬赦的錯誤。這好似把世界顛倒了；把房屋翻了一個身兒，把金字塔的塔頂壓在地上。你的同學都和你一樣，那我對於將來的社會是很抱悲觀的。那些先生很努力的教育你們，給你們新的知識，思想，學術，道德；為你們將來的奮鬥！我再伸說一遍：你這樣反對你的先生，真的使我很難過。

但是，爸爸，若使那這阿先生是一只笨驢，那我還有差呢麼？老伴假裝着懊悔，自己辯護着說：

——不要拿你的雙方弄得太大了，我的兒子。吾想你一定不能比你的先生更有學識？！

——不是這樣說的，爸爸。因為那這阿先生出了一個很難解釋的，不正確的題目給我們做。我不知道他昨天晚上在黑板前想些什麼東西！

——安靜些罷！老伴……若使你對那這

阿先生沒有信用……就是因為這個緣故，那我要責備你——我盼望你至少對你的爸爸，總常有信用吧？拿這題目給我看看……

——這太奇怪了！這個題目正是我三十年前做過的，但是我沒有做對。你使我想起了我的黃金似的青年時代，那時我們很愛慕，敬重我們的先生呢！

——謝謝爾定先生回憶着他的青春，慢慢地走進他的書室，那裏面的一只書櫃裏，排滿着許多他捨不得離開的教科書。他拿了一本他所要找的书，走了出來。

——你看……這本書裏，都是我們可敬愛的阿先生所很詳細地解釋的許多難題，我還記得這題目好像在第三章第……

他一面講話，一面很自信地把這本書打開。

他青年時代的各種情形，好像一個「西洋鏡」似的在他的腦裏一幕一幕地變化着。他從前是怎樣的頑皮呀！他同他的不幸的先生們，不知捉了幾次鬼！他們曾把他關在一間小屋裏，教他做補斯；拿他的壞成績寄給他的父母，還說他是一個不可教的玩童，做不了什麼事情的同，如一只無用的乾落菓子，沒有什麼用的！

但是現在呢……現在在謝謝爾定先生做了國家的法官，嚴肅冷峻得如同法律一樣。

人的生命是這樣的……：人家以為不好的花，有時也會結出很好的菓子來。

——謝謝爾定先生很能地講他父親的本分。依世事循環的例子講起來，他不願他的兒子像他從前的自己一樣，不守好嚴肅的規矩。因此他為了這件事責罵他的兒子。

——這好像是你的筆跡，爸爸！——這是一張我從前所寫的紙兒，它還留在這書裏……：你把它念給我聽罷。

老伴於是念他爸爸從前學生時候所寫的紙條兒：
「伯老代先生是一只笨驢，一個「大白」，一隻「字紙籠」，一個只配吹笛，不配教算學的「蔡三」！」

——謝謝爾定不高興似的說：但是這些都是你剛編寫那這阿先生的句子呀！你能解釋它的緣故麼？

——我的好爸爸，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我對你的書倒很熟悉，我發現了這一張紙條之後，我念了它，覺得很快活。我把它讀熟了，並且在很要緊的機會裏，我拿它來罵我的先生們。我不能好好地擇它就了！

——謝謝爾定先生，被這張紙弄得不好意思起來，他就支吾到別的事情上去：
——用功能，他說，不要講別的東西了

。我們知道圓柱形的體積等於底面積乘高度
……所以這題目……

但是羅爾爾先生的心不知飛向那兒去
了。他想着他從前的柏老代先生。他回憶着
……

於是他題目也不做了，口也不開了，反
而哈哈地笑起來。老伴當然也陪着他很快樂
似的笑着。

莊嚴的羅爾爾先生正在回憶着他的青
春……

理髮

多默

今天早晨，理髮匠阿秀和他的妻吵了一
會架之後，精神疲倦得很，現在正氣呼呼的
躺在椅子裏，反想着他的妻。他覺得女人的
心口是如何的窄狹呵！他的妻私自積下
了一百塊錢，丈夫想問她要一些家用錢，可
是她扣緊在手裏怎麼都不放。其實，一百塊
錢放在腰包裏有什麼用呢，就是她死了也帶
不到棺材裏去的，然而假如你想問她要一個
零錢用，這可簡直像要她的命一樣。

理髮匠皺着眉毛，愈想愈氣，狠不得就
立刻跳在井裏自殺，可是跳下去，又有什麼
用呢？

門鈴一響，門外閃進了一個方面尖臉的
痞皮鬼老三。

理髮匠一見便皺了皺眉，但是他立刻就
站了起來，招待著說：「您來了？」

「哦！」那個老三似乎還神氣十足的在椅
子上，屁股便坐了下來。

理髮匠想，衣服這樣的襤褸，帽子倒還
非常之大；可是付起錢來却又是這樣的苛刻
！聽說，他的孩子在小學校裏念書，想問他
要幾個錢來買教科書，他還要讓孩子隔一頓
飯纔給他買呢！你看，像這樣一個痞皮的人
簡直是少有的！

理髮匠拿起剃刀正要想動手刮的時候，
老三扭轉臉來，千叮萬囑的說：「留神些！
你要知道，我是最怕痛的人，像你這樣粗
手笨腳的，別把我的頭皮刮破了呵！我預先
和你申明在前，假如你刮破了一處，那末我
一定罰你一分錢，聽見了沒有？」

理髮匠想：「他媽的，又來給我這一套
了！」

老三慎重其事的又加了一句：「要罰的
？」

「是。」

「一定要處罰的，懂麼？」

「是，照著辦吧！」

理髮匠被纏得煩燥極了，他想，這個老
三老是扣省錢，省錢，一個銅子在他眼中
大概是像一塊金洋吧！說句笑話，假若他在
街道上掉了一個有眼錢，僅僅一個，他也一
定會驚慌得像一隻被割掉尾巴了的小狗，在
街道上來回跑幾十次，並且還要抓住了一
路上行人的手臂，一個個的探問着，說是他

掉了。一個有眼錢，他們可會照見麼？
理髮匠斷定的想：「是的，這並不我在
故意的嘲笑他，其實他如果真的掉了錢，他
也會真的這樣去幹的！」

理髮匠一手按放在老三的前額上，一手
却用剃刀在他頭頂上快速的刮動着，有如一
個屠夫正在刮豬毛的一樣。

理髮匠繼續的想：「是的，我為什麼白
白的苛刻地罵他呢？我一點兒也沒有罵他，
他簡直是這樣的一個刮皮鬼！……」

突然，那個老三把他自己的腦袋一動，
從那椅子裏跳了出來，裝着說：「留神，
留心，預先叫你留神着，現在你竟然把我
刮破了一處！」

他用手指頭摸了摸刀傷處給理髮匠照，
說：「你看，這不是，一滴血麼？一分錢該罰
不罰？」

「好的。」理髮匠低了低頭。

可是不到半分錢，老三的腦袋又是一動
，他又立刻跳起來說：「你瞧，你又把我刮
破了一處，現在可又該罰了！」

「但是，先生，照您這樣的罰下去，我
可一個銅子都不能收了麼？」理髮匠熬不住
的說。

小學教員帶着教訓的口吻說：「所以我
預先叫你留心些囉！」

於是理髮匠繼續謹慎的刮着，惟恐再刮
破了一處，又被處罰一分。

……

……

……

可是不到一分鐘，那個老三將他的腦袋子又是，動，頭皮上又刮破了。處。

「你瞧，你又把我刮破，處了！」老三氣活現的伸出了三個指頭說：「好的，現在一共計算起來已三分鐘了！」

理髮匠氣得要命，咬緊了牙齒，苦惱的抓了抓自己的頭髮根。

他想：「是的，他故意這樣的幹。為的是想省錢！好的，我也不要他一個的手工錢了！」

於是他使勁的刮，可是那個老三却似乎感不到什麼痛苦似的非常之自然，其實他做着勢強怒着的

理髮匠故意的把他刮破了一處時，立刻就報告着說：「先生，又刮破了一處！——快錢該罰！」

這樣的幹了十幾次，老三的腦袋殼上沾滿了許多血痕，可是刮罷了頭之後，他還是滿不在乎的摸了摸頭皮，一個銅子都沒有花，便洋洋自得的出去了。

可是，嗣後那個老三就沒有上那個理髮店去過。……

九三一，二，五。北平。

母親的忌日

啼雲

在他母親十週年忌日的那一天。

他起身得很早，在他母親遺像前祈禱着

，他想着，默默地想着：母親同他分離的那一天，他的雙眼漸漸地紅，潮濕了！

是十年前的冬天吧：妹妹剛出世後，他母親養得了產後的傷寒症，在她很危險的病症中，仍是不絕地照顧他，留神他：「雲兒呢？那兒去了？衣服多穿些，天冷！」她關心地問着，他無意地答應着；有時答應了還不做，他最麻煩的，是冬天穿綿褲，又厚又大。她知道他的老皮氣，所以在到校裏去時，常常逼着他穿，在病時，也命僕人代他穿上，但是他却暗暗的脫下。

現在他是怎樣悔恨呀？天氣雖冷，外邊的風，虎叫的發威，可是沒有人來說：「雲兒，天氣冷了，多穿些衣服。」這簡單的幾句，使他感覺着母親偉大的慈愛，可是他現在悲傷着：他已失落了母親的人，是世上的孤苦者，是地上的無福者；他的眼中，不由主的充滿着清淚！

當她病時，她對他談：「我死後，你委瑯瑯些，照顧你底妹妹，那麼，你們能互相扶助了！」他雖只有十歲，但他已儘明他的唯一的愛護者——母親，要同他別離了！他只有哭，大哭，母親也滿目是淚了！他還記得那時有人抱開他。

現在，他什麼都知道了，他恨自己在那時不曾對她說：

「母親！我唯一的愛者，你不要分離我！你去後，我們受苦。受極大的苦楚！」

「母親！我唯一的愛者，世上再沒有人來憐憫我們；惟你，慈母！你能永遠地保護！」

他感悔，自怨，禁不住的眼淚斷珠似的淌下來。

他也憶起，在她死前數分鐘，他還顫顫地問着他，叫他的名字，他年輕膽小，不敢走到床前，她斷斷連連的喚着：「雲兒呢？……」他叔父硬拉到床前，他只有閉了眼睛；她還想握他小手，但是她已是沒有這樣的氣力了，祇有用無神的眼光注視着他，她心裏也感到說不出的離恨，感到他們兄妹倆的孤苦。

現在他恨着他的膽小，當那母親叫喚時，他沒有奮力的跑到她床前，撲上去，去吻最後一次的仁慈母親底臉。他喊着，如今再有誰來慈愛的喚着他的名字呢？

他祈禱着，在他母親像前；回想當年的情景，在他腦裏一幕一幕的映出。

他最後想着，他為報答母親偉大的，慈愛，還有當年的義務，「：照顧你的妹妹，那末你們能互相扶助了！」

過了二天的下午，他妹妹接到一封信。

雲妹：

自從母親拋棄了我們後，忽忽已足足年了。昨天正是她的忌日，我想你一定会為她祈禱的

上次你說在校中常有別的學生罵你「沒娘團」，你說：「我眼裏得紅腫，還不見母親來」，唉，青妹，那也何必？因為有我在你傍邊，你放心，我是、代替慈母來照顧你的，你的一切需要，我總為你預備，這樣你也未曾沒有保護者，并且，照我們的信心說：她是更近我們，代我們祈求，為現在，為將來為我們的前途。

啊！青妹，母親從前是這樣對我說的：「讀書不要偷懶」現在我望你開接的聽着吧，你在校中的用功，我想母親也很喜歡的盼望你要有心！

母親的囑咐，時時刻刻圍繞在我腦海裏「你們要互相扶助的」，青妹，你寬心吧！我要扶助你，你也專心的用功吧！我們姐妹的女界底精神，女界的團結，正等你們來振興，這是你們的責任！

天氣是非常的寒冷，衣服多穿些！綿褲也要穿上，不要嫌厚，不要因有得美觀而不穿；你要知道美觀不是在外貌上，健康才是美的表現。

昨夜又做下雪花，滿地銀色，啊，多麼的白，多麼的美麗！我盼望你常常要和平一樣的美麗。祝你

平安

遺囑

兄雲上 二十，二，十五。
法 DILAPORTE 著

帆影譯

臨死幼童，仰着比他的睡枕更白的手；
求着人們的懷依撫摸撥弄——
才八歲，就要死，望着的母親對他說：「兒，慈生王想玉呢！天門已洞開」。

「知道：可願聖母也是我的依歸；唉，臨終

是這樣的久，又是這樣的痛，我在天上不能要了！給我些玩具吧！花嗎？也好，什麼，東西都好，媽！

讓我在：到那被選者的住所以前，再來。玩耍它一會兒，休息一會兒。在床前聽着睡着他課後一切的玩具，彈，球，銅鼓，手槍，小兵隊：等的。

幼童的生命沒有一小時了，他呻吟着：「臨終怎麼這麼久」，忽然他說：「我要做遺囑：把玩具給貧窮的孩童

在天上，這些都為我有用……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把一切獻給你，耶穌！當作我的一生的敬禮，

苦像放在他的嘴邊，他的潔白的靈魂，在親吻的剎那間飛上天門。

一九三一，二，。

擬當陽長坂曲

彈冰

當陽景山下：哭聲遍野；涼風蕭蕭。
曹兵鐵騎五千，閃雷般星夜追到。

十餘萬生靈，扶老攜小。
到那間：都是東奔西逃，

不然身首異處，紅槍刀。
莫不是：劉豫州，為人道，

自行十餘里；滾拜劉表墓，曹曹操；
無論鐵騎飛卒，你別想逞能肆暴。

子龍！子龍！大哥寄托的家眷何在？
不幸失散，怎有面目復與他相見？！
只見他：長槍短劍衝圍，

枯井邊：抱得小主在懷。
雖將千兵萬卒不帶畏，

單身匹騎救得主人歸。

看：長坂坡，草紅屍橫，曹將死過半；
袍甲也透紅是見子龍戰功不淺！

長坂橋，張飛橫矛立馬，怒目圓瞠；
等候着百萬曹家兵，想一決雌雄。

「燕人張翼德」！聲如洪鐘；
已嚇得曹兵股栗改容！

又一聲「張翼德」，似雷轟，
驚死大將，兵退如潮湧。

可笑曹家兵却當不起虎將吼，啾：想再來追，已是橋斷人去沒影蹤！

十數萬生靈塗炭，諸將不知影踪；

誰不悲傷；我那剝備的泣氣深重！

雖事實昭章，走了子龍；

骨肉手足，他獨識英雄

真回來，得子睡在懷中。

錦子馬前，獅報虎將功！

斷橋失算，為避曹兵逃得一場空。

當陽祇剩得趙雲，願將涼風。

一九三一，三，九日。

讀書雜誌

南史

四書的真偽

大學：分古本和今本二種

古本，在禮記中，

今本，在全四書中，其次序與古本異，因

程朱以首章為經，後十章為傳而遷移

之，至文字與古本無大別。

讀古本較今本為易，易同其意。

中庸：真偽之說極多：有謂全偽；有謂大部

偽，謂全真者，則無之。

凡人作文每以相近之物為比，如孔子曰：

「……泰山其殆乎！」又孟子曰：「……泰山

以起北海……」因孔孟家近泰山，故取泰

山為比，今中庸上有：「……華嶽而不重

……」子思子家亦近泰山，而華嶽在山西

尾安，不取泰山而華嶽，可見非子思子作

，考山西長安是漢京師，恐是漢時長安人

所作；但曾子曾用江淮之比；故不足為

胡適謂中庸全偽。

論語：分四部討論，

1. 版本，2. 附記混入正文，3. 末五篇，

4. 上下論。

1. 版本：

a. 齊論語：凡二十篇皆魯人所傳，即今之論語

b. 齊論語：凡二十二篇，比魯論多兩篇，知

道，二篇，其他二十篇中章句亦頗多於魯

論，行於齊。

自漢成帝時有西河人張禹，字子文，本

授魯論曉講齊論，遂合而更定，除去齊論

之兩篇，知道，二篇，從魯論。然文句則

兼采於齊論，號張侯論。由是學者多從張

氏，餘家遂微，後世所行之論語，始即張

氏更定之本，非古之論語矣。齊論既與同

正知，二篇，而字句又多於魯論；則齊

論之中後人所附益者，應尤多也。

c. 齊論語：出於西漢末，字皆科斗文，故號

曰古。如傳孔子之九世孫所藏於孔氏壁中

，魯恭王壞孔氏故宅而得。其二十一篇，

無問王，知道，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

問」為一篇，有二子張篇。其餘篇次不與

魯齊同。文異者四百餘字；然皆稱謂偽作

，蓋西漢魯齊與齊論相爭不下，故出此古

論，目的惟在平此二論耳。

d. 張侯論：已上述。

2. 附記混入正文。

古人書皆用竹簡，傳鈔收藏皆不易，又

每篇皆潤行，故篇末有空白處，傳之者往

往往以書外之人語記混入，在本入前為省事

備忘，本非有意作偽，而後展轉傳鈔，遂

以混入正文，先泰古書，似此者甚多論語

亦有其例。如：

一，雍也篇末「未見南子」章。

二，鄉黨篇末「色斯舉矣」章。

三，季氏篇末「齊景公」章，「邦君之」章

四，微子篇末「周公謂魯公」章「問有八士」

章。

皆與孔門無關，或文義不順，疑非原有之

正文。

末五篇——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

曰！皆有可疑之點，今約述其論證如下

：

(一) 論語通例稱孔子皆曰「子」惟此其與君大

夫問答乃稱孔子，與篇章首皆稱孔子。微

子篇末，亦往往稱孔子，子張篇存稱仲尼

者，如：……「仲尼焉學」……

(二) 論語所記門弟子與孔子對面問答，亦皆

呼之曰「子」對面呼夫子，乃戰國人語，春

秋無之。而陽貨篇「武城」佛胥「二章於孔

子皆稱「夫子」。

(三) 季氏篇：「季氏將伐顛臾，冉有季路見

於孔子」云云，考冉有季路並無同時仕於

季氏之事。

(四)陽貨篇記：「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云云，又記「佛肱以中牟畔，召子欲往」云云，考弗擾畔時，孔子正為魯司寇，率師墮費，弗擾因反抗孔子之政策而作亂，其亂亦由孔子手定之，安有一造反之縣令，而敢召執政，其執政方督師討賊，乃欲應其召，且云「其為東周」寧有此理。佛肱以中牟叛趙，為趙襄子時事，見韓詩外傳，趙襄子之立，在孔子卒後五年，孔子何從與有畔交涉哉？

(五)季氏篇文多排偶，全與他篇不倫；陽貨篇文亦錯出不均，而「問仁」「六言」「三疾」等章，文體略與季氏篇同，微子，雜記，古今軼事，有與孔門絕無關涉者。

(六)堯曰篇古論語本二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類，蓋皆斷簡無所屬，附之於書末者，魯論語以少數合之，而不學者遂附會之，以為終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繼起之矣。

以上下篇

論語二十篇知傳分上下，上下篇文體之異者約有如下之五說：

(一)論語前十篇記孔子對答哀公定公之間，皆變文稱「孔子對曰」者，朱子所謂「君子是也。至答康子懿子武伯之問但稱「子曰」是也。至答康子懿子武伯之問但稱「子曰」是也。至答康子懿子武伯之問但稱「子曰」是也。至答康子懿子武伯之問但稱「子曰」是也。

問政思治殺無道之問，皆稱「孔子對曰」疑前十語去聖未遠，禮制方明。後十篇則後人所讀記，其時鄉位益尊，鄉權益重，蓋有習於當時之稱，而未嘗譯考其體例者。

(二)論語前十篇紀大夫之間，但皆言問，不言問於孔子，後十篇中先進子路兩篇亦然，獨顏淵篇。三記康子之問，皆稱「問於孔子」齊景公之問政亦然，衛靈公之問政亦然；蓋後十篇，後人所追記，不出一人故參異若此，(子路篇文最精密，文與上論同，憲問次之，季氏文最異，微子堯曰更不一，惟子張篇所記皆門弟子之言無可疑者。)至門人之問，更不煩稱問於孔子，乃陽貨篇子張問仁，堯曰篇子張問政，皆稱「問於孔子」，其皆後人采之他書，而非孔氏遺書明甚。

(三)前十篇文簡，過百字僅二章，其他雖長不過百字，後十篇，文長至三百餘字者一章，一二百字者八九章。

(四)前十篇非孔子及弟子之言不錄，惟鄉黨一章記孔子行事，故章首無突起及雜記右人之言者，後十篇如「齊景公有馬馴」「邦君之妻」「大師樂適齊」「周有八士」等章，皆突起，非孔子言，亦非門弟子之言。又如「柳下惠為士師」「周公謂魯公」及「堯曰」等章，皆雜記古人之言，與戴記檀弓各篇相似，與前篇體例不類。

(五)前十篇除子罕子謂孔子作首章等字外，皆稱「子曰」。後十篇除先進篇首章「子曰」外，皆以篇目字為首字。

D 孟子分二部，(一)內篇(七篇)(二)外篇(二)外書：漢書藝文志謂孟子十一篇。

風俗通作書中外十篇，因謂七篇為中，餘四篇為外。趙岐題辭則謂「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者也」是外書在趙岐之時已認外書。

南宋孫奕則自謂開之前輩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四篇

劉昌詩謂新寧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

明姚士粦又傳孟子外書四篇，姚本丁杰為之條駁甚詳，斷為劉賈父妄作。

此歷代忽隱勿現之孟子外書，焦循乃截然斷曰：

「外書四篇趙氏斥為偽託，其亡已久，孫奕所聞，新喻所藏，已難據信，况此(指姚本)又陋之尤於乎」。

完

本冊價目

全期零售每份大洋二分五厘
每年二十四期大洋五角五分 (郵費在內)